





温州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卷	錄	卷	墨
	一	目	子
	卷	錄	間
	後	一	詰
	語	卷	十
	二	附	五

詔澤署檢

菽	書	務	印	樓	酒	上
允	館	印	商	景	茶	海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一親士 脩身 所染 法儀 二尚賢上 三尚同上

七患 辭過 三辯 非攻上 六節用上 中 七上天志

四兼愛上 五非攻中 六節用下 中 七上天志

中 八明鬼下 九非命上 中 十節用上 下 十

一 大取 耕柱 十二 貴義 十三 魯問 十四 備城門

備梯 備水 備突 十五 迎敵祠 旗幟

目錄一卷 備穴 備蛾傳 十五 號令 襍守

附錄一卷 篇目考 佚

後語二卷 上 墨子傳略 墨子年 下 墨子緒聞 墨學通

表 墨學傳授攷 大凡十有九卷

墨學總目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選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奧衍瀏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贖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逐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皋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皋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淮生運判武祥臧有先生手彙本急屬鶴亭馳書求段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彙曰余前補定經下篇

句讀頗自矜爲剗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  
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宋不無望文生  
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  
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旣又從姻戚張文  
伯孝廉之綱許段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  
注亦閒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簡補錄入冊  
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闞合者皆改從之蓋深  
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  
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悒深遠如登岳觀海莫  
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掣校亦  
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  
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

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函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睇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廬居士書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閒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

成書故一篇而有二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攷異  
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  
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  
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  
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蕪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繼校  
涂徑既闢奧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  
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  
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  
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  
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  
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

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  
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  
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  
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  
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  
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  
年兀兀徒敝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  
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澹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竝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

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  
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  
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悽於曠暴淫侈之政故  
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  
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  
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  
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  
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荒盭然周季道術分裂  
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  
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竿洙泗斷斷儒家已然  
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  
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  
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  
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  
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  
者殊眇故捃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  
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  
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藤  
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糊通涂徑多所覬正余昔  
事雋覽有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  
寬寫本

黃丕烈所景鈔者今城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城本同

顧千里校道

臧本臧本明正統十年蔡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扁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

明槩諸本大氏皆祖臧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麻閒放刻明茅坤本并為六卷而篇數

尚完具册端附校異文間有可用相勘覈別為寫定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

復以王觀察念孫尚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

丈俞編修越叻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

儒以前諸篇誼惟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

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

滯殊眾碍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為之詮

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有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

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為不繆者輒就畢本

更為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

烈閒詰據宋槧本淮南子間者發其疑悟詰者正其

及晁公武讀書志

溫州不備



訓釋今於字證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  
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睇慕而不能逮  
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彙編二文今本  
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  
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  
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  
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  
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段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  
謨矣兼愛篇注召之耶虘池之漬召之耶卽孫炎  
本爾雅釋地之昭餘底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  
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  
不憊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  
鬼篇迂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迂卽孟子禦人於國  
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壞坦折卽周禮砮蒺氏之  
砮今本迂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  
改遂重慳馳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菽  
斲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菽卽噬之籀文亦卽伯益  
與漢書述尚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菽斲雉已  
譌作翁難雉乙又挽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  
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  
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  
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蠡管證厥  
遠迂它若經說篇之螾爲蚴虎爲霍兵法諸篇之  
幘爲順又爲類芑爲芸桴爲杯其歧互尤不易理  
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  
文舊校精竊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  
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  
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  
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  
竟復記於後詒讓



温州博物馆

WENZHOU LIBRARY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說文眾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推十合一近也說文解字云士通古今辯然不謂之日

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疑翟所著也案畢說未腐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

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為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為第一

一篇後人總意林所引校首耳以馬意林所引校

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見賢而不

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云慮謀思

也 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

出走而正天下

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兩雅曰正長也晉文為諸侯盟主故

墨一

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為長即訓為君皆非征

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

正天下高誘注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

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詒讓案呂氏春秋而尚

攝中國之賢君畢注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

允攝當與備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武震以攝威之韓

謂越王之威足以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

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

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

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達下文所謂敗

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

義未得案俞說是也太上無敗畢云河上公注老子

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為文謂

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

此不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能用其民也吾

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能用其民也吾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溫州不備書院

WENZHOULIBRARY

足心也畢云言不肖苟安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

言自處於難即躬自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

其志內究其情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据上文

作內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

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內又闕

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雖襍庸民終無怨心

畢云言遺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

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

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偏迫也偏臣謂貴臣權重

不當云偏臣然此與諂下傷上國與偏臣同君必有弗弗

之臣弗讀為弗說文上必有諮諮之下廣雅釋訓云

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之容暨暨諮諮莊子人間

世篇釋文引崔譔云禮記云言容諮諮鄭君注分議者

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諮諮鄭君注分議者

延延而支苟者詒詒延畢云支苟二字疑誤洪頤煊云

者又諤諤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有詒詒之下

也蘇云支苟二字疑敬字之說俞云支苟乃積穢之

字然則積穢者詒詒殆謂在下位者或為上所凌壓

而不得申亦必詒詒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

上必有詒詒之未塙也案洪謂苟為敬字之譌是也

而為交形近而譌經說上篇團規寫交也今本交亦誤

支是其證敬讀為傲交傲謂交相傲戒也苟即敬之

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見申公交夾也唯焉可以

子老耄故語欲見以交傲子章注云交夾也臣下重其

長生保國言如焉字下屬為句焉猶乃也臣下重其

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畢云當為瘖說文云瘖不能

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瘖於金於甘二

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近臣暝遠臣瘖又云朝

下篇有瘖字晏子諫下篇云近臣暝遠臣瘖又云朝

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

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闇則

言則謂之暗暗即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下闇則

温州不備



上聳闇與暗 遠臣則隄 范望太玄經注云隄猶喻也

瘖字亦通 李善注引倉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

注云隄古吟字畢云與噤音義同史記蒯通曰吟而

不言索隱云吟音 怨結於民心 蘇云暗隄 諂諛在側

戶蔭反又音琴 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

善議障塞 亦為韻 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

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 畢云歸讀如

之 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 說文金部云錐銳也

也 此其銛 畢云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 銛者必先

挫有五刀此其錯 畢云廣雅釋詁云錯磨也 錯者必先靡

確之段字今省作磨 謂銷磨 是以甘井近竭 招木近

也 畢云挫靡為韻 靡字麻聲 是以甘井近竭 招木近

伐 畢云招與喬音相近 竭伐為韻 案畢說 靈龜近灼

神蛇近暴 畢云灼暴為韻 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誤 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然則甘井近字古文作

篆書作巽兩形相似而誤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  
 句近正作先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暴蛇者蓋以求雨淮南子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  
 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許慎注云黑蜮神蛇也  
 潛於神淵能興雲雨春秋錄露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  
 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向行離世異俗  
 高論忽誹為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窮高曰亢蘇  
 云抗猶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  
 抗直孟賁之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  
 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  
 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漢書東方朔傳顏師古  
 注並云孟賁衛人家依世紀說則西施之沈其美也  
 賁在墨子後此文蓋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  
 蘇云案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合  
 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後越亦死也墨子  
 書記當時事必有据後世乃有五湖隨范蠡之說誣  
 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  
 御吳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  
 覽吳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繆稱訓云吳起刻削而  
 一呂氏春秋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  
 不具畢云謂事功蘇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  
 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  
 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也汪中說同案

溫州不周

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受命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興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蘇說攷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之未審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谷部云泉出通川爲谷爾雅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遺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云舊云非一源也据初學也記江引此增二字表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一水之源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

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  
 本脫之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流字雖誤而一源之水初學記  
 部三初中引作非一源之流字雖誤而一源之水初學記  
 地部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  
 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  
 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非一源誤也太平御覽  
 狐皆節去下二引作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  
 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耳案王說  
 是也今千鎰之裘畢云鎰從金俗寫本選注云賈逵  
 據補正曰一溢二十四兩為溢也案貴義篇本注云黃金以溢  
 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為溢也案貴義篇本注云黃金以溢  
 為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案貴義篇本注云黃金以溢  
 益字非一狐之白也山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說  
 畢誤非一狐之白也山藻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說  
 粹白之裘掇之眾白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景公賜晏  
 子狐白之裘玄豹之皮其毛純夫惡有同方取不取  
 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夫惡有同方取不取  
 白集以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  
 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鳥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  
 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  
 字之上已當為人己之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  
 取而取同己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己謂與己意同  
 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己意同故曰夫

温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為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蓋非兼王

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曰部云昭昭也中庸

明大水不潦潦畢云說文云潦雨大兒然此義與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垚

堯猶嶢嶢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彖疑

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彖疑

讀為更端此詞下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

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谿山瀆無所通者

云說文云涸涸也自部云陝隘也俗作陝非通者

讀若孤翁之翁義不相屬逝當為遊

俗書游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即流字也曲禮注

士視得宥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

淺與谿陝對文俞云逝當讀為溼古字通也詩有

之杜篇嗷肯適我釋文曰嗷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

辭湘夫人篇夕濟兮三澨杜預注並曰澨水

溼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堯堯者堯堯石也見

溫州不...

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  
羊學曰燒塢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滄澤不出宮

中淮南子齊俗訓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畢云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

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俞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

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

必又言士矣馬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

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為本焉與今本不同

然有君子字即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

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雖有學文異而義同案

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似非衍文亦

見家語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

鄭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云者衍字也下

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

溫州不備

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業云爾雅釋詁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

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

畢讀見毀畢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譖慝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譎于今據道藏本正王

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慝即譖慝借二十

八年左傳聞執譖慝之口是也譖與譖古字通故小

雅巷伯篇取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並引

作取彼譖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譖慝之言也故下文

曰雖有訛訛之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

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

不快批扞即批捍也畢云說文云扞批擊之言我心

也玉篇云扞即批捍也畢云說文云扞批擊之言我心

傷人之孩畢云當讀無存之心雖有訛訛之民畢云

云詆訶也訛居謂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

都禮切訛居謂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

子力事日疆願欲日逾與力事日疆文相對禮記表

溫州不國...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鄭設壯日盛畢云設

飾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字當為義

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王引之

云弗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并并古文我字與弗

相似故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并是其明證

未載之從并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

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能偏識也生則見愛死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

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猶

雅馴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馴訓

也案馴訓字通周禮地官敘官鄭眾注云訓讀為馴

訓與爾雅釋訓義同謂暢之四支說文肉部云肌體

出口者皆典雅之言四支猶言手中而暢接之肌膚小

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接之肌膚兩

雅廣詰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古

文挾皆作接俗作挾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

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華髮墮顛藏

云捷養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

温州府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本顛作巔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  
畢云墮字當為墮詒讓案說文髟部云髻髮墮也頁  
部云顛頂也墮與髻通墮顛即秃頂新序豫事篇云  
齊宣王謂問丘印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

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

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

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于三豆今

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

而義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畢

同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

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者其未

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塙詰又雄而不脩者

引說文以幾為禾則失之愈遠矣其後必情原獨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

猶勇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

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蘇云

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

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

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在身而情當為情

誤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反其路者也路當為務即象上務為

其所當務之事情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

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

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

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

伐戴穀梁作伐載釋思利尋焉儀禮有司徹賈公彥

名釋姿容云戴載也疏引服虔左傳注云

尋之言重也温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

有也

温州不備

所染第三

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六  
同蘇云

子為墨子弟子至與傅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

蓋亦出於門弟子汪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

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為

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

山尚疑即桓公時代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言字疑衍公羊隱十年

者著其為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

注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染

於蒼則蒼廣雅釋器染於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

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假之青於

云墨子見練絲而洩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為纁五

六入者與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纁三

義崩蕞篇引畢作必是其證言五入畢而為而已則

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而巳則

為五色矣入之則為五色太平御覽後漢書注引作五

溫州不周山

WENZHOULIBRARY

五故染不可不慎也治要作可非獨染絲然也國亦

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舜染於許由高誘云

城人堯聘伯陽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

老不至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

非聃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用之以成功也

御覽八十一引云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以成功也

也得六人曰雅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

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

舜友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

古今人表作相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楊

此伯陽自是舜時賢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

仲虺高誘云仲虺居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

所染當高誘云所從染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

天地高誘云蔽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德高誘云稱美其夏桀染於干辛畢云呂氏春秋云夏

桀染於羊辛又慎大

溫州不備

云樂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  
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固古今人表云  
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樂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莘  
良規篇亦作干辛推哆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  
歲主別兇虎指書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修論讓案推  
哆疑篇又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修韓子  
說疑惟抱朴子侯修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殷紂染於崇  
推惡來紂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  
侯惡來紂高誘云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  
有力蜚廉善走父紂俱以材力事厲王染於厲公長  
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厲作虢注云虢榮二  
父治要作文誤畢云呂氏春秋楊倞注引墨子作虢公  
長卿士洪云案荀子成相篇厲王染於蘇厲厲公虢公  
字之譌今本春秋當染篇厲王所改蘇云厲公虢君諡  
論讓案荀子成相篇又後人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  
楊注引此云虢公與孰或作郭案荀子別本或曰孰與  
長父卽詩云虢父也孰或作郭案荀子別本或曰孰與  
呂覽合是也虢古通洪以虢爲虢子別亦近蘇  
以厲爲虢公謚未塙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  
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虢仲今

墨一

九

溫州不周子

WENZHOULIBRARY

本紀年出於據否榮夷終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拾未知足據否

云榮國名夷謚也書敘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夷公蓋

榮伯之後畢云終一本作公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蘇云終或榮夷公名幽王染於傅

公夷治要作幾蘇云傅公夷無攻國語惠王時蔡公

穀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魏公鼓祭公敦論讓案高誘謂號公鼓即魏石父見國語晉語

鄭語未知是否蘇云蔡公穀呂覽作祭公敦竊謂當從呂覽作祭公為是祭為周畿內國周公少子所封

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為卿士於周隱元年所書祭伯來者即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唯有釐侯所事不聞

更有名穀者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案蘇說是也

下僂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僂辱也舉天下不義

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悅此字今據道藏本補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

當染亦同高誘云稱其惡以為戒也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犯高偃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卻疑當為卻晉有卻氏王云高當

爲章尊即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賈子過  
秦篇據億丈之尊今本尊譌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  
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  
韓子南面  
章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  
氏之卻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  
偃梁玉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云高亦可讀如郭  
詩縣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郭偃之爲高偃猶  
郭門之爲楚莊染於孫叔艾獵城沂孔穎達疏引服  
虔云艾獵薦賈之子孫叔敖也洪适隸釋漢孫引服  
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不知何據沈尹  
畢云呂氏春秋作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  
聖人也又尊師云沈尹莖案申尹莖皆字之誤李  
縣大夫新序作沈尹莖案申尹莖皆字之誤李  
停云宣十二年左傳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  
軍者爲沈尹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韓詩外傳所載  
楚樊姬事與淮南子新序正同但淮南新序並曰虞  
邱子惟外傳則曰沈合尹乃知沈尹卽虞邱子合尹  
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案李說是也沈尹莖呂  
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莖字形並相近未孰爲  
正也至余知古渚宮舊事作沈尹華以呂氏春  
秋去宥篇攷之乃楚威王臣蓋誤并爲一也吳闔

溫州不刊

WENZHOULIBRARY

閻染於伍員閻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

並作閻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文義當染作文之儀

淮南子秦族訓吳越春秋同文義當染作文之儀

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

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

記云設諸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大夫

音之緩急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云范蠡楚三大夫

種之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

文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此五君者所染

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鄒卽郢之禍此五君者所染

當舊與呂氏春秋合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無功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治要長作張畢云呂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

溫州不備





搖一本作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其人其家臣國語

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章注云伯國晉

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

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通淮南子開訓張武蓋即

知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開訓張武蓋即

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中山尚

染於魏義偃長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

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為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

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至赧王二十年為

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尚者

當為最後之君案中即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

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

三年滅之以其地封於魏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

擊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

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據水經菑水酈道元注及

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為

魏所滅則尚或即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蘇以為魏

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

為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牟高誘張湛

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

并范雎同時其時中山入趙已久安得尚屬魏則牟

溫州不周公館

WENZHOULIBRARY

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尚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  
張湛又以子牟為魏文侯子蓋搃牟與摯為一人其  
說尤謬則揚偉已疑之矣畢引高  
說而不審校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  
不禮佃道藏本作為非畢云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  
國策宋策呂氏春秋作宋康王荀子王霸篇又作宋  
獻佃不禮荀子解蔽篇揚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  
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  
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  
臣愈不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罪盡不善者  
也罪不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  
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  
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蔽於欲權而  
逐戴子又云唐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  
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子章後為李兌所殺事當宋  
康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後仕趙與蘇云宋康  
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之卒一百四  
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亡相  
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  
中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為墨  
子自著則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闢  
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  
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

殘亡

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

身為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

荀子

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殷無類於冀州

君臣離散民

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

畢云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

必稱

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

廣雅釋詁

云理道也行理性於染當

畢云性當為生一本作在讓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

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

高誘云論猶擇也

而佚於治官佚治要作

逸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

辱

逾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

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

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

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也

不知要者

所染不當也

高誘云所從染不得其人也

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

染

以後至篇末與呂氏春秋當染篇文絕異

其友皆好仁義澹謹畏令則

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

畢云理猶治論讓案理亦

温州不周公館

WENZHOULIBRARY

道也則段干木畢云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夏詒讓案呂覽尊師篇又

解云段干木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干木本蓋因邑

為姓風俗通氏注云姓禽子詳公輸篇畢云呂氏

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禽子春秋云禽滑釐學于

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傳說之徒賢中篇此

與段干木禽子並舉似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

不類疑後人所增竄也是也其友皆好矜奮荀子正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友是與比周杜注云奮振矜也創作比周左文十八年

云比近也周密也則家曰損身日危名曰辱處官失

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蘇云春秋時子

公孫夏一為楚鬬宜申一為楚公子申茲所舉蓋鬬

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紹俗作刁案論語憲問篇

才非玉篇云刀丁么切亦姓融云子西鄭大夫或

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

日楚令尹子西見公羊僖十八年傳左僖二年傳作寺

易牙豎刀杜注云寺人奄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為

官豎紹也貂刀字通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為

墨一

三

溫州不周公館

WENZHOULIBRARY

訓為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為湛湛與漸漬之漸同  
 說文作澣云漬也月合湛熾必絮鄭注曰湛漬也內  
 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湛亦漬也考工記  
 鍾氏以朱湛丹稱注曰鄭司農云湛漬也玄謂湛讀  
 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染也楚辭七  
 諫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為漸汗變為染  
 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湛猶云必擇所  
 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為莖其漸之澹中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晏  
 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  
 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  
 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襍言篇曰今夫  
 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  
 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  
 同案王說詩必謹所湛者此之謂也  
 蘇云此蓋逸詩也

法儀第四

畢云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為法度之義儀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幹也  
 儀與儀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詒讓案爾  
 雅釋詁云儀幹也與說文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  
 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蓋天志之

義餘

溫州不刊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

事能成者無有也舊本說今據羣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為將相者

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

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掛正字論讓案考工記輿人云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莊子馬蹄篇云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即此義無巧

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工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論讓案以考工記校之疑

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挽其一與

巧者能中之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

以從事畢云說文云仿相猶逾已畢云猶勝于已故百工從

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

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

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當與嘗通嘗試也詳天志下篇

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  
畢云奚若與何如同  
天下之爲父母者眾而仁者

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

當皆法其學奚若學謂師也天下之爲學者眾而仁者寡

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

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

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

者莫可以爲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

此涉下句而衍案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

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其明久

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

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

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

溫州不備



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

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

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以其兼而有之兼而

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小治要皆天之邑也人

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牯羊畢云當

犬豬也畢云說文云牯以芻莖養牛也豕以穀圈養豕

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蘇云案牯乃芻牛兩字而誤合為一者文當云芻牛羊

醴粢盛畢云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粢稷也以敬事天

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

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

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

焉夫奚說人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

溫州不飽

WENZHOULIBRARY

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

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

之百姓畢云舊脫愛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

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廣雅釋詁云賓敬也暴

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廣雅釋詁

云詬罵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其賊人多其賊人多

其俞云按當作其賊人多與上文其利人故天禍之多故天福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

使遂失其國家遂與隊俗作墜義同淮南子天文訓高

注云隊身死為僂於天下僂治要作戮大率則為

謂刑僂也荀子非相篇云為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

溫州不向公館

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所論皆節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

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畢云當為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洪云

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言四鄰莫救二患

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

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舊本持譌

待愛佼譌憂反羣書治要引待作持反作佼王云待當為持憂反當為愛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

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為己而不為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晏子

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

篇禱無愛玉今本愛譌作憂兼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譌俞云王說是矣然以憂為愛字之談恐未

溫州不備

WENZHOULIBRARY

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黜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  
 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  
 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齋豐祿以持養之呂  
 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  
 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  
 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交恙  
 即養之段字古同聲通用後人不達段借之旨改其  
 字作憂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案王校是也今據  
 正佼即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校是也今據  
 佼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  
 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  
 多其佼而不為主用並以佼為交此云愛佼猶管子  
 云好佼務佼也韓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荀  
 子臣道篇云倫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  
 並云持祿與此書同而養交之文則與此書微異俞  
 校必欲改憂為恙以傳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  
 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  
 案拂正字拂段字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口部云拂  
 違也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橋拂揚注  
 云拂違也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  
 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咈哉僞孔  
 傳云咈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  
 戾也

溫州不測

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

所忠者不信上句信字舊本謬言又無兩六患也畜

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

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論讓案羣書治要賞賜

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

無疑當為亡畢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七患

之所當國必有殃畢云當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

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畢云仰民無食

則不可事畢云食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

用不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為韻案畢本謹

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五穀盡收

則五味盡御於主獨斷云御者進也凡不盡收則不

溫州不周書

WENZHOULIBRARY

盡御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

音主在厚部御在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

御部則主御非韻在旱俞云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為二穀不收之名疑旱

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罕

梁傳作一穀不收謂之饑謂之罕其義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

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餽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餽

餽部晉潘云餽與匱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王云須

餽餽不得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畢說非邵說是也

餽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收謂之饑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

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

康五穀不升謂之饑為饑饑則不孰為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穀不收謂之

部引墨子又言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

十傳百穀部不一引墨子皆無此入字墨子所記本與穀

溫州不備

於饑下增二字亦御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孰八字

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

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據

類聚增大侵二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

字誤今不從二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稟食謂有稍

說文向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土鄭注故凶饑存乎

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之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

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

少牢也以禮經攷之蓋羊一豕二豚膚三魚四腊五

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肉則唯食魚腊不特

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鶉鷄二

穀不升徹鳧雁三穀不升徹雞兔四穀不升徹鶉鷄三

牲大荒不特殺則大夫徹縣縣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

云大夫無故而巳大夫徹縣縣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

孔疏云徹亦去也士不入學周書羅匡篇云成子

入學稽是不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朝則冠弁服也周禮

墨一

六

溫州不周文館

WENZHOULIBRARY

司服云眠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

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又凡甸冠弁

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

以為視朝之服是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漱不

制朝服輕於祭服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

盛畢云雍食疑一饗字說文云饗孰食也王云雍食

當為雍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餼饗即饗也

住日煇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餼饗即饗也

饗雍古字通案王說是也羅匡篇云年餼賓祭以中

盛年餼則勤而不賓大荒徹駢駢春秋云在中曰服

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徹駢駢春秋云在中曰服

在邊塗不芸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

日馳塗不芸不除范甯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畢

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馬不食粟婢妾不衣

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菽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

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

井中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其母必從而

道之蘇云道與導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疾於

隊畢云言重於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疾於隊其子

溫州不...



者為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

善畢云說文云季穀孰也故曰時則民仁且良時年

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

眾則歲無豐俞云疾當為寡為之者寡食之者眾則

作為者疾則不可通矣蓋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

知其非也案俞說未搞此疑當作為者疾食者寡則

歲無凶為者緩食者眾則歲無豐此上文咸以歲善

與歲凶對舉是其證今本脫食者寡至為者緩十字

文義遂舛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

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

云先民古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

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

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

書曰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

溫州不周書

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  
賈誼新書憂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  
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  
七年旱又異詒議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  
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  
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離讀如  
是古書本有二說也  
餓當作凶餓即冢上三穀四穀不收而言下云不可  
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  
餓而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  
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  
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  
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  
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食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  
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要離殺吳王子慶  
忌見呂氏春秋忠  
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  
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

溫州不備

春秋闔閭內傳並以慶忌為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

許注以為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

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

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

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

春秋闔閭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夫桀

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禦敵謂之待魯

語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桀紂貴為天

其獨何力以待之章注並云待禦也孟孫

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公孫

丑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

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

也畢云寶爪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周書命訓

篇云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

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

為棺槨畢云舊作柳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畢云當為荀子王

霸云臺謝甚高楊儉曰謝謝同陸德明死又脩墳墓

左氏音義云榑本亦作謝知古無榑字

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軍亦作

彈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

敵則傷畢云離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

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

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

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

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

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案畢據周書文傳篇文

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攷穀梁莊二十八年

傳云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

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

胡廣百官箴敘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卽指此

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同而今本挽之

辭過第六

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

溫州不備

也詒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  
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畢

舊脫室字据太平御覽增詒讓案趙蕤長短經適變

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

營窟夏則就陵阜而居穴而處穴上疑下潤濕傷民

故聖王作為宮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人為宮室之法畢云太平

引作曰室高足以辟潤濕謂堂基之高舊本挽室字

長短經並作避濕字治今據羣書治要補辟治要

要無畢云辟避字假音邊足以圍風寒畢云邊太平

非圍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御覽引作中

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圍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宮牆之高禮記儒行鄭注云

篇待作圍圍即禦字也宮牆之高宮謂牆垣也畢云

太平御覽引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畢云謹塵

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舊本挽凡字今據治

是故聖王作為役畢云當云以其脩其城郭則民勞

而不傷以其常正

蘇云正同征

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道藏本則

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

此三十九字

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弨校云當在此畢據移正王云作斂與籍斂同籍古讀若昨節用上篇其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

籍斂厚

御覽引作

字誤畢云太平

御覽引作

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

身誤

不以為辟怪也

畢云辟僻字假音

故節於身誨於民是

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

長短經作故天下之人無可得而治四字

財用可

得而足

長短經有也字

當今之主

長短經作王

其為宮室則與此

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

治要長短經並無作字

暴奪民衣食之

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畢云已上六句

太平御覽節

為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

長短經法下有而字

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

振舊本作賑俗字今據治要正故國

貧而民難治也長短經治作理君實欲天下之治而

惡其亂也實治要當為宮室不可不節王引之云古

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畢云衣皮裁文類聚

云芟乾芻王云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芟

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芟尚賢篇曰傅說被褐帶索

謂草索也此言帶芟猶彼言帶索矣詒讓案禮運說

上古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帶芟疑即喪服之芟帶

傳云絞帶也冬則不輕而温長短經作煖案下夏則不

輕而清曲禮冬温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之

也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情治要作温故作誨婦人

長短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治絲麻畢云

上巳云聖王則此不當重複恐不足據治絲麻畢云

舊有役脩其城郭云梱布絹畢云梱字當為梱說文

云四十八字今移前梱布絹畢云梱字當為梱說文

上作網布繆非命下作梱布繆此梱或當為梱亦租

之假字絹當為絹通故彼二篇又誤繆詳非

樂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糸部

也緝帛也畢云中讀去聲案畢說非也中即中衣凡  
 上服以內之衣通稱中衣深衣鄭目錄云大夫以上  
 祭服中衣用素練帛即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穎達  
 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  
 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襪身有禪衫  
 又有襦綺襦綺之上若夏以絺綌綌綌之上則有中  
 上服皮弁祭服之上若夏以絺綌綌綌之上則有中  
 或服裘或服袍襪皆有中衣中經亦作衷說文衣  
 部云衷裏裝衣穀梁宣九年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  
 襦范注云衷者襦在裏也是對文衷為裏衣散文則  
 通言衣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紺緹之衣足以為輕且  
 暖足以為輕且煖煖單云文選注引作煖煖並訓溫  
 也長短經夏則絺綌之中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也  
 仍作煖夏則絺綌之中粗葛也禮家說以絺綌也  
 加中衣此即以絺綌為中也足以為輕且清舊本挽煖  
 衣則內衣通得謂之中也足以為輕且清舊本挽煖  
 字畢本據比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綌之中且七字王云  
 夏則絺綌輕且清本作夏則絺綌之中且七字王云  
 清與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對文比堂書鈔  
 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且  
 省文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為五字則與上  
 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

溫州不刊



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  
綌足以為輕清亦有足以為三字謹此則止故聖

人之為衣服舊本說之字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

以適身體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長短經非

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

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

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

案當為惑之誤也字治要無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引儉

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

然無為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府庫實滿足以

待不然蜀之土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然顏注

引張揖云不然之變也治要作不兵革不頓襄四年

極蘇云不然疑當作不時並誤兵革不頓左傳甲

兵不頓壞也注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

溫州不備

WENZHOULIBRARY

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其為

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治要作夏則輕清皆已

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

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俞云衣之當

案長短經正作以為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

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餼食顏注云靡輕

麗也文選七發李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大戴禮

注云曼輕細也記保傳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蚺珠以納其間

珞璠以雜之珞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為佩古

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治要作以

此非云益煖之情也俞云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

日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也廣雅釋詁

煖為單財勞力單亦盡也畢歸之於無用也舊本批

增要以此觀之經以長短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

溫州不備

長短經下  
有也字  
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

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長短經欲國

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

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治要無

素食而分處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

術訓云夏取果蔬秋畜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

鄭注云草木之實為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

即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云古只作

種也从堇風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疆

體適腹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為

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今則不

然厚作斂於百姓治要無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

蒸與烝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炕火曰炙禮記禮運

鄭注云炙貫之火上治要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

溫州不備

覽引此炙作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畢本

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

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

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美前方丈者

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節去芻豢

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

以下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

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趙岐目不能徧視手

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趙岐目不能徧視手

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饈若覆食

之幕是也饈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饈與凍冰

對文皆言其食味之壞飾饈當作餲餲爾雅釋器食

饈謂之餲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饈而餲孔注

饈謂之餲郭璞注飯穢臭論語鄉黨食饈而餲孔注

文虎云覆食之幕義不當為飾饈羣書治要引作

饈注云食餘日餞餞則疑酸者謂食餘而致壞也案洪說

近是飾治要作餞餞則疑酸者謂食餘而致壞也案洪說

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云酸暑滯人君

溫州不周公館

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

凍餒畢云當為餒說雖欲無亂畢云舊脫雖字不可

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治當為

食飲當作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

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

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論可以任

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

令不急而行令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民

不勞而上足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論讓案故

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

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治

具下有矣字舟車飾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

要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治要

作飢下同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治要

並至故為姦衰治要姦衰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無姦衰二字

王云舊本兩姦衰脫其一則刑罰深則國亂上衍國

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刑罰深則國亂上衍國

字畢云太平御覽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

誠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同字講蘇

亦未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

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

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

則曰壯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

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私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

古聖王畜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

温州不備

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口索左襄二十七年傳云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畢上俱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畢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二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論讓案此篇

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論讓案公問於子墨孟篇亦作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

子曰夫子曰

舊本無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

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是也今據增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

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鐘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

琴瑟之樂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

達疏以為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

樂亦有鐘鼓攷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

琴瑟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曰琴瑟

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

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

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

秋緯同農夫春耕夏耘畢云說文云穎除苗間秋斂冬

藏畢云古息於聆缶之樂畢云聆當為領聆缶太平

審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陶字之譌

陶即領字也但移瓦於左移合於右耳北堂書鈔樂

部七缶下鈔本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

墨子並作吟缶吟亦陶之譌蓋墨子書領字本作陶

故今本譌作聆諸類書譌作吟而缶字則皆不譌也

其刻本御覽作吟諸類書後人不知吟為陶之譌遂改

吟缶為吟謠耳上文云諸侯息於鐘鼓琴瑟陶缶皆樂器也

琴瑟此云農夫息於陶缶鐘鼓琴瑟陶缶皆樂器也

溫州不備



淮南精神篇曰益拊頷相和而歌盈卽缶也若吟謠  
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秦王說是也說文瓦  
部云頷擊也似餅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  
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  
盜謂之缶爾雅釋器同郭注云盈也史記李斯傳今  
云擊甕叩頷眞秦之聲也頷甕同物缶卽缶之俗云  
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方言云  
也趙宋陳魏之間謂之稅郭璞注云  
稅猶脫也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  
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子墨子曰昔  
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  
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  
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  
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  
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  
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  
而闕其疑案俞說非也若第期專以樂言則下文不  
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  
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且  
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蘇云案列女傳云

溫州不備

外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環天下自立

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

命曰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

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案

道薄本雖亦有說文然尚有自義聲音篇云湯作護

則未全挽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

護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

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

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哀能護民之急也公羊

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並

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護漢書禮樂志同護護字

亦通九招卽書皋陶謨韶九成舜樂也史記夏本

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嚳作九招

舜令質修之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啟始歌武王勝殷

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磬招韶磬字並通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為

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記文王世

温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子下管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高注云武王樂周公作  
 為樂義禮樂篇云周公曰武此皆以象為武象太平而  
 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武此皆以象為武象太平而  
 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為武象太平而  
 畢專據呂覽古樂篇以疑此書殊為失收周禮大司  
 樂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為周之正樂象蓋  
 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非也左襄  
 王之九年傳云見舞象南籥者杜注云象籥舞所  
 執文王之樂杜又見舞象南籥者杜注云象籥舞所  
 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蓋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引作周成  
 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引作周成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引作周成  
 自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引作周成  
 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  
 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  
 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案王說是也今據增鈔本  
 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騶吾字並通詩召南有  
 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為成王之樂凡詩  
 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卷一

三

溫州不備

WENZHOULIBRARY

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

命與令義同蘇云此下有闕文誤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寡之言凡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

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

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于聖人無下疑有脫字案畢說非也因當作固今聖下當有王字此言食為人之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為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為智則所知甚淺固為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

句無下似無挽字

永嘉王景義校校語續出

温州不備

WENZHOU LIBRARY

墨子閒詁卷二

瑞安孫詒讓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書贊云尚賢者上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兼愛上賢

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揚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

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

今者舊本作古

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

云大人世及以為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相見禮

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大夫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

云事君故以大人為卿大夫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

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

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

溫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以尚賢事能爲政也

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案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如涓

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訛字

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

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

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

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

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

后羣書治要作後下同

將可得而

眾也

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

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

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

之佐也

畢云佐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

亦必且富之貴之敬

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

后道藏是本作後是

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

舊本挽也字今據治要補

言曰不義不富

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

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

是以國之富貴人間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

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蘇然則

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

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

義見上下文案王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

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舊本

治要作遠近王云近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為遠不辟

遠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

後人誤刪遠存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

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

不可不為義遠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即下四鄙謂

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

注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

國百里門庭庶子說文廣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

為郊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眾

注云庶子宿衛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

諸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庶子即公族及

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庶子即公族及

中庶子曰臣尚衣冠御殿之閒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

皆在路寢內外朝門庭之閒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

命者謂之士未命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正義國中之眾周禮鄉大夫鄭注

四鄙之萌人漢書劉向傳顏注云萌與毗同無知之

切經音義云萌一作毗說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

索隱云萌一作毗說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

田民也畢云萌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

氓字之假音

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

富者畢云富舊作有高牆深宮牆立既

宮字涉上而脫既立又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疑當為

誤作立既遂不可通謹上為鑿一門謹上疑當為

言謹此則止謹止為鑿一門謹上疑當為

其自入而求之畢云自入言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

言於牆閒纔開一門不敢多為門戶也

溫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爾

雅廣詰云列次也國語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

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百工居肆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

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曰爵位不高則民

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

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治

無此以德就列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集解引馬

二字以官服事周禮大司徒鄭眾注云以勞殿賞

列為位以官服事周禮大司徒鄭眾注云以勞殿賞

殿治要受畢云殿讀如奔而殿俞云畢讀非也論

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

定一猶聲之與旋也詩采菽篇殿天下之邦毛傳曰殿

鎮也鎮即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

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為奠徹是也

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量功而分

經二

三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終治要有能則舉之無

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畢云辟讀

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舉之乎小爾雅

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

問故除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此若言

鄭注曰辟讀為弭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

之謂也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復語管子山國軌

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

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

用此若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畢云未詳其地

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詒讓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

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

之陽疑即本此書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夏集解

引鄭玄云負夏衛地孟子離婁篇舜生於諸馮遷於

負夏趙注云諸馮負夏皆地名負海也案授之政天

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

畢云未詳其地

授之政九州成蘇

成與平

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

史記殷本紀阿衡欲

為韻

溫州不...

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畢云韓非子云上古  
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  
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  
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為  
宰舍又云文子曰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天泰顛  
伊尹負鼎而干湯  
於冢罔之中書君爽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僞孔傳云閔泰氏天顛名詩周  
南免冢敘云免冢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  
好德賢人眾多也毛傳云免冢也畢云事未詳  
或以詩免冢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為說恐此詩即賦  
閔天泰顛事古者侯傳未溼翟必有據蘇云冢即詩  
所謂免冢當為閔天而作泰顛當即太公望也冢屬  
天則冢屬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注  
十亂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注  
諸臣自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為二人然文注  
並舉而不及太公望即望無疑也案冢罔通稱蘇  
人豈容都非道及是顛即望無疑也案冢罔通稱蘇  
分屬二大縣孔疏引鄭君爽注云不呂望太師也教  
詩大雅孔疏引鄭君爽注云不呂望太師也教  
文王以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顛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  
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顛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  
父尤其塙證吳說不足據蘇從之慎矣授之政西土

卷二

四

溫州不刊

WENZHOULIBRARY

服蘇云服與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

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命云畢非也施當讀為

引作不施揚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

即敬懼而惕文義已足非有闕文雖在農與工肆之

人莫不競勸而尚意譌意疑當為惠形近而故士者所

以為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子猶

云承嗣謂冢子也孔廣森云承嗣也左傳曰請承嗣

讀為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

調除也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

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

師保疑丞之丞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弼承為

四聖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欽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

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文王世子孔疏引尚書大

義並與彼同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

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

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

溫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則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尚與儻同案王說未塙尚疑與將不可以不尚賢夫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

###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是也下同論讓案下文兩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尚賢之為政本王云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為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為胡何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

溫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

文亦當有且字是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

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變顏色賢者

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

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

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為賢絕

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為賢是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

也兩句皆用是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

率而為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為賢以賢此謂進賢

謂一本作為詒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尚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

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故可使

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

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

溫州不刊

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論蚤朝晏退畢

蚤字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

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

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

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

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粢盛以

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

食飢息勞飢舊本作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

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

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

命上篇將養老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

外有以為皮幣而衍下文曰內者萬民親之是故上

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

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疆故

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

侯者正長也義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

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壞

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為順法

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

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

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

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

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

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

詩曰告女憂郵誨女子爵本爵設鬱盧以意改為

之譌予則非譌字也上文言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

溫州不周



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女予字同義則不得  
改予為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序序字序字序字  
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序爵盧蓋兼據彼文然王攷  
多以意改宋本亦作序序爵蓋兼據彼文然王攷  
雅桑柔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  
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  
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孰能執熱鮮不  
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孰能執熱鮮不  
用濯詩攷引桑柔篇孰作誰蓋亦王氏所改蘇云案則此語  
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  
善待此承嗣輔佐之人即上文所云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命也蓋善上不當有執字涉  
上下文執熱而衍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  
執友稱其仁也鄭注云執友志同者呂氏春秋遇合  
篇云故媼母執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  
云銜嫁不售荒棄莫執執並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  
言親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兩雅釋詁  
善也

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唯舊本作惟今據王

釋義

七

溫州不周書館

WENZHOULIBRARY

毋讀如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  
 義唯母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  
 母為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母以尚  
 賢為政其國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  
 曰然昔吾所以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善者可而  
 以其唯母臨眾而尚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為下  
 勸也為國家者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為  
 政乎國家者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母立而為下  
 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  
 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為下  
 義上之所罰則眾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為下  
 聰耳明目為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  
 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母興起冬  
 行恐寒夏行之外暑此不可以冬夏為者也春則廢  
 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母廢一時則百姓飢  
 寒凍餒而死鄰國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則唯  
 興師以及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且男女久不  
 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唯母法執厚  
 葬久喪者言以志中篇曰故唯母明乎順天之意奉  
 喪者為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  
 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  
 皆得煖衣飽食便安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  
 雖無造為樂器以事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  
 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

溫州不備

身不厭賢人唯母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假借非之一般奮以貴之頌云般讀如裂地以封之終  
 爲務字之並與墨子同義案王說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母  
 或作無聽諛飾過之言則敗以羣臣皆相爲請人君  
 唯無聽諛飾過之言則敗以羣臣皆相爲請人君  
 則敗人羣臣則聽請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  
 比則周則羣臣則聽請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  
 則必易之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  
 則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  
 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  
 私議自貴則羣臣則聽請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  
 無好全生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唯人君  
 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唯人君  
 唯母聽寢兵則羣臣則聽請美揚惡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  
 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  
 或作績或作織或作無皆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  
 粟今唯母在平婦人說樂而聽之利實倉廩府庫今治  
 說樂而聽之利實倉廩府庫今治官府外乎農夫  
 市山林澤梁之利實倉廩府庫今治官府外乎農夫  
 能竭股肱之力實倉廩府庫今治官府外乎農夫  
 聽獄治政今唯母在平婦人說樂而聽之利實倉廩府庫  
 母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利實倉廩府庫今治官府  
 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之即此多也又曰今唯

卷二

八

溫州不備

WENZHOULIBRARY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  
畢云當為寧憂感在臣

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

尚賢使能為政效人謂效古人之為政也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

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

而用我也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宋祁校云借蕭該謂本作藉字大戴禮記衛將軍文

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

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畢云貪舊作食一本

如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

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

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

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

溫州不備

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

不慈孝父母

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

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

事親則慈孝

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

義節度

非命上篇云坐處不度出入無節

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

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

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

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

上文云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

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即唯也古字通

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

家傾覆其社稷者

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曰

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已此故也

畢云古字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

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

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呂氏春秋不苟篇與良宰遺之

高注云宰謂膳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

使能為政也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蘇云未知當作未有不知詒讓案未疑

本之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

之蘇云使能上當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

則使之詩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釋文云佼字又作

篇云佼音狡妖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

富貴者是使則非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

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

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佼好則

溫州不備

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羣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俞說未瑯竊疑故當為攻即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攻之謬可以互證夫無故富貴面目伎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若倒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為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爵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夫不能治千人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

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小爾雅廣言云脩長知也什脩謂十倍其長知

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

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

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尙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尙賢

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詒讓案此夫對吾為

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以下賢為政而亂者下賢下

使能之語而今挽之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

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尙賢為

政之本也且以尙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

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下篇作暨

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

案畢說未靖輔先君章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喻夫聖武知人以

屏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輔不當有聖君

溫州不周書院



君益亦武之譎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  
嗣與此略同詒讓案伊訓僞孔傳云布求賢智使師  
輔於爾嗣王湯誓曰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言仁及後世湯誓曰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今湯誓無此文僞古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  
文據此為湯詰謬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  
傳云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戮力猶以治  
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戮并力也戮勦之借字以治  
天下無同心以下六字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  
能為政也 有聖下當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  
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 道藏本作列案上  
又云以德就列則此云皆得其利或謂尊卑賢否皆  
得其等列無僭越也此義亦得通而不及作利之長  
故今不 古者舜耕歷山 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史記  
據改 古者舜耕歷山 集解云鄭玄曰在河東水經  
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  
井媯泗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  
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  
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刻  
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閒名柞  
為樾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

溫州不刊

澤縣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  
 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陶河瀕呂氏春秋慎人篇  
 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耕陶河瀕云陶於河濱高注  
 云陶作瓦器史記五帝本紀瀕亦作濱畢云此古濱  
 字見說文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  
 王亭是也正義曰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  
 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為陶  
 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  
 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為強也論讓案水經濟水注  
 云陶巨墨子以爲釜巨也今檢勘全書無釜巨之文  
 疑古本此文或漁雷澤御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  
 作陶釜巨矣或漁雷澤御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  
 河東郡有澤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  
 縣有澤澤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  
 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  
 云舜所漁也王云雷澤本澤此後人習聞舜漁  
 雷澤之事而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  
 河東郡濩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穆天子傳音  
 子四日休于濩澤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  
 獲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澤水出濩澤城西白湖渠東  
 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  
 澤氏縣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出舜澤二字注曰墨

溫州不備

子曰舜漁于獲澤在獲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  
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  
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  
太紀引墨子並作獲澤是墨子自作獲澤與他書作  
雷澤者不同獲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堯得之服  
嶠曉山下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澤之陽上服澤詳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

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

尹名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

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

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閒

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即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

見楚辭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婁玉篇婁嫪

二同色臻離騷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婁玉篇婁嫪

尹併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旼氏女子採桑得嬰

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合煇人養之長而賢  
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旼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  
歸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旼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  
高誘曰先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  
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  
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

溫州不...

WENZHOULIBRARY

在陝西親為庖人周禮天官庖人鄭注云庖之言苞

也莊子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胞人籠湯呂湯得之舉

氏春秋本味篇作焗人胞焗並庖之借字湯得之舉

以為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

索庸築乎傅巖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傭孔安國書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六十里河西岸吳

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

縣東二十五里詒讓案賈誼傳索隱引被作衣乎作

於義並通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

諸傳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為氏說文曼部引書

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說文曼部引書

敘釋之云傅巖穴也偽古文說命云說築傅巖之

野偽孔傳云傅巖穴也偽古文說命云說築傅巖之

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

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

靡之衣蒙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夢示

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號之閒傅巖之野

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隱室前俗謂之武丁

聖人窟史記般本紀傅巖作傅險音近字通

溫州不備

得之舉以爲三公

國語楚語云武丁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

章注云三公也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

與接天下

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

温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  
 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  
 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  
 而賊之賊舊本誦賤王云賤當為賊字之誤也尚同  
 下賊人非儒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上誦天中誦鬼  
 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為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  
 之又從而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  
 文武之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  
 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  
 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  
 知賤為賊之誤案又率天下之民以誦天侮鬼賊傲  
 王說是也今據正  
 萬民賊舊本亦誦賤王云賤亦當為賊傲當為殺說  
 為教又誤為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  
 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誦天侮鬼賊殺萬民  
 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交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  
 鬼愛利萬民愛利與賊殺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  
 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  
 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誦天侮鬼其賊人多故

溫州不備

知賤傲為賊殺之誤魯問篇賊敖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敖作賊殺是其明證也案王說是也今並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

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

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

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

大戴禮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三子世表亦云顓頊

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三子世表亦云顓頊

亦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

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

說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

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

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為顓頊

之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駱駘明生白馬白馬是

元子疑墨子於鯀之世繫亦同世本說未能審校其

也代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

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

遇在羽山晉語韋注云強放而殺也楚辭天問云永

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於羽

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鯀於羽郊亦

謂縣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視其

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臨沂縣乃熱照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乃熱照

無有及也畢云言其罪績用弗成亦正見有所不及

繆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

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

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云呂命穆王曰皇

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也偽孔安國傳云清問清訊

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孔疏引鄭康成說亦曰羣后

以此皇帝為堯畢云肆孔書作逮孫寡有辭于苗曰羣后

之肆在下陳也詒讓案肆正字作肆與逮聲類同古

通用此肆即逮之逮字偽孔明明不常作業傳云輔

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作業傳云輔

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作業傳云輔

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作業傳云輔

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作業傳云輔

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作業傳云輔

傳云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明明不常作業傳云輔

溫州不備

WENZHOULIBRARY



據此當作匪孫星衍云不常言非常明察案明明謂  
明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業者  
匪之段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譎孔傳云皆鯨寡不  
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非經義孫說亦非  
蓋今書羣后以下十四字在皇帝清問下掩蓋德威維威  
畢云孔書作畏詒讓案維孔書作惟下同禮德明維  
記表記引甫刑二畏字亦並作威與此同修其德記  
明偽孔傳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記  
鄭注云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乃名三后通說  
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文口部云名自命也恤功於民三君憂功於民伯夷  
畢云孔書名作命  
降典哲民維刑書釋文引馬融云折智也王引之云  
書哲作折論讓案偽孔傳云伯夷下與禮教民而斷  
以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慙慙哲字同與此書合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山偽孔傳云禹治洪水之稷隆播種  
隆畢本依呂刑改為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  
字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為降喪服  
小記注以不貳降釋文降一魏策休祿降於天曾劉本  
隆物以示下民隆卽降字

作休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  
 隆讀如屨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  
 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  
 司馬相如傳業隆於繼祿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  
 攻不待衝降而拔衝降即衝農殖嘉穀稷下降民播  
 隆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農殖嘉穀稷下降民播  
 種農畝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殖  
 者文選藉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案孫說是也王  
 念孫劉逢 三后成功維假於民書亦作殷王鳴盛云  
 疑隸變相似而誤詒讓案偽孔傳云各成其功惟所  
 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假通土  
 冠禮釋文云假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假大也假通  
 郊特牲云假長也說文古部云假大遠也假通於民  
 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  
 如是今本或作殷乃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  
 據孔書改非其舊也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  
 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  
 其德 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為高明 下施之萬民  
 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

溫州不備

之天下則不窳舊本誤窳畢云一本作窳非王云作窳者是也詒讓案尚同中篇亦云大

用之治天下不窳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

也不窳今本亦誤窳與此正同說詳尚同中篇

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

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

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翊也从収从山山高奉承

之義若山之承亦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

言如山之高也鄭箋云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

天地同常鄭箋云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

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

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

句下普隔句為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

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

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復無義故知其  
錯誤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南  
也子秦族訓云勇者可令埴固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  
畢云埴訓黏土堅牢之意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夫親士篇

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疆今王公大人

將焉取挾震威疆哉傾者民之死也此冢上將焉取挾震威疆為問

辭傾者者當為諸之省也古與邪通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顏注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此云傾諸

民之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為甚欲死為甚憎所欲不得

而所憎屢至畢云屢即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

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今大有衍字

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

世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政上舊本規為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

云當云不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

溫州圖書館藏

人民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  
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  
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  
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  
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  
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  
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嘗嘗試也此句爲下文  
發端書中嘗字多誘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  
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間於若國之士孰喜  
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  
母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云母同慣下同案畢校非也母語  
詞說詳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  
中篇

畢云六一 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  
本作夫

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

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畢云高誘注推

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王云可而僧可以

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

此文同一例案王說是也尚同下篇云尚用之天子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

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

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

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眾發政而治

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

小而不明於大也上於字舊本挽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何以知其

然乎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畢云不能殺

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

溫州不備

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無疑當爲

中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

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尙賢而使

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

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必索

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

注云危猶疾也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

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實治要

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

則不失尙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逮至治要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

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不若親其一危

溫州不周書館

WENZHOULIBRARY

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我以此知天下

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脫明字一本有案道藏

本季本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說文別部云聾者瘖不能言也聾者

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

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

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當

漢澤說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恒山之陽洪云灰當是

詳上篇灰於常陽販字之譌尚書大傳販於頓正史

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

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俞云灰疑反字之誤反者

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

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

師僕畢云僕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

說文僕送也呂不韋曰有徒氏呂伊尹僕女僕莘同

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僕作媵經傳皆作媵而僕字

溫州不...



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為僕  
淮南時則篇其曲秩宮筐今本快作撲誤與此同俞  
云師當為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  
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  
曰伊摯有莘氏女之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  
私臣案王說近是

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

洲畢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

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圍土之上畢云史記殷

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圍土之上本紀云說為

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故此云圍土也詒讓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傳

說殷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圍土謂獄也獄

城圍又比長注云圍土者獄城也獄必圍者規主仁

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閔於出之釋名釋宮室

云獄又謂之圍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圍也月令孔疏

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圍土殷曰羨里夏曰均臺  
案周以圍土為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  
自周始矣  
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  
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

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

其言惟治要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猶以也

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

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

云雕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傳以遺後世子

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

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吁

云吁歎也釋文引馬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

邦詒讓案史記告女訟刑段玉裁云通用畢云孔書女

爾訟作詳王鳴盛云墨子作訟從詳而傳寫誤案王

說是也今書又改作詳孔傳云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在

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卽詳之誤

今而安百姓畢云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無女

温州府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王引之云言當爲否篆書否字作否言字作否二形  
相似隸書否字或作否言字或作否亦相似故否誤  
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  
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非否不  
並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譎謂何擇非  
吉人乎豕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何  
敬不刑何度不及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  
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  
引馬融云度造謀也案以此下文推之則墨子訓不  
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慮其能擇人  
不能逮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  
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  
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畢云豎距  
夫聖武知人畢云晞疑當从目蘇云晞當從口作晞  
目部云晞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  
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  
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  
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

惡貧賤之舊本誘言王云言當為之今天下之士君

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草書言與

之相似故之誘為言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

賤畢云辟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

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

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

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安猶乃也今王公

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

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

篇引葛洪字苑云焉字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

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

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

溫州不...

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舊本說此八字

王據上下文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

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王按能上增而字使不知辯舊本說知字今

據道藏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

骨肉之親寔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說文止部云

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寔不能行也寔即寔之

或體寔瘖聾皆瘖疾不宜與暴並舉且荀子非相篇

稱桀紂長巨姦美則必無此諸疾疑聾下悅一字下

暴為桀紂自為句為又如之誤二字聾書相近寔瘖

聾言其有惡疾暴如桀紂言其有惡行也是故以賞

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

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誤其所罰者亦無罪

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畢云攸一本作放論讓案

子脩務訓高注云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

當作舍艸書二字形近而誤尚同中篇云至平舍餘

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

分與此文意正同節葬下篇亦云無敢舍餘力隱謀

遺利而不為親為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即舍力遺利

隱謀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

之事而相勞來也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說腐臭餘財畢云

文力部云勅勞勅也勞來即勞勅腐臭餘財臭與云

省而不相分資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

謂隱隱良道尚同上中並作隱匿良道畢云隱即隱

惡字即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

得衣亂者不得治據舊本批此十二字王推而上之以

王云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是故昔者堯有舜舜

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行

有禹禹有臯陶湯有小臣此即上文所謂伊尹為有

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

注云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

高注云小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閔天泰

臣謂伊尹

臣謂伊尹

溫州不刊

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

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有文德而

為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

蓋以國為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

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立玉百

工大貝百朋立豹黃罷青豸白虎文皮干合以獻于

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而天下和庶民

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

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

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

二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今移

置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

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云烝民乃粒僞孔傳

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制

云西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

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寶將欲為仁義

求為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

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

溫州不周書館

WENZHOULIBRARY

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土舊本脫上字  
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  
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尙賢之  
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爲說不可不察也 尙賢者

永嘉王景義校  
續出



墨子閒詁卷三

瑞安孫詒讓

尚同上第十一

尚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潛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

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道藏本刑

蓋其語人異義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中篇

文同可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

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蘇云茲茲古通用是書皆作茲論讓案說

文艸部云茲艸木多益水部云茲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茲是以人是其義以非

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畢

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

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至有餘力不能以

溫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相勞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腐所

餘財不以相分尚賢下作腐臭餘財臭所亦聲近畢云舊本所俱作列非說文云所腐也

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虘天

下之所以亂者說文虘部云虘哮虘也此借為乎字生於無政長畢云政當

正為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王云選下有擇字而今本脫之下文及中下二篇皆

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

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

公既以立以已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

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畢云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

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

立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及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

溫州不周公館

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可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聰明而不足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隱事國無遺利益本此書無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畢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皆以告其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畢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為徧非也義詳中篇上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韓

溫州不周書院

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  
 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  
 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  
 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  
 也與此上以此為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甚舊本譌其  
 說略同甚甚明察以審信見中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  
 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為鄉之屬別與周禮  
 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  
 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  
 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  
 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  
 治者何也所下據下文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壹中  
 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  
 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  
 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  
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  
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  
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  
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  
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  
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  
上同於天子子舊本作一蘇云一當作子俞云而字乃  
夫字之誤夫字篆書作而與而相似故誤  
一夫不上同於天子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尚同下篇  
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夫既上同乎天子則菑猶未  
一律可證戴云依中篇夫既上同乎天子則菑猶未  
云云當如蘇說案蘇戴校是也今據正  
去也菑上依中篇當有天字畢云菑從  
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

苦雨王云今若天當為夫與天字相似篇內又

日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

者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

易為之治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申韓商

鞅之為治也皆其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

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

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

則此天字似非諷文爾雅釋言云迴風為飄詩大雅

何人斯毛傳云飄風暴起之風釋文云疾風也左莊

四年傳云春無凄風秋無苦雨杜注云霖雨為人所

患苦禮記月令云苦 溱溱而至者 御覽作臻史記三

王世家云西溱月氏正義云溱音臻詒讓案溱溱言

風雨之盛也詩小雅無羊云室家溱溱毛傳云溱溱

眾也廣雅釋言云 溱 溱 盛也 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

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

刑請以治其民 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為五刑以

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案請與 譬若絲

誠通此書誠多作請詳下篇俞以為衍文非

温州不周公館

WENZHOULIBRARY

縷之有紀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詒讓案紀本義爲

禮器云紀散而眾亂注云絲縷之數有紀罔罟之

有綱綱畢云說文云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

者也俞云所下奪以字所以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

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彼云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

易雜卦傳云復反也謂反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

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

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

交非也戴云當從上篇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

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

溫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良道不以相教腐死餘財不以相分

畢云死舊作列見上

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

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

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

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

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

畢云請當為情下同顧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

徐廣曰古情字或假作請諸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

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

情荀子成用篇聽之經明其請楊倞注請當為情言

古文宮與心字篆文心字形近故情字多為請

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

知辯慧之人

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

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

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分天下

俞云靡當為歷字之誤也。大戴記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

下與彼云

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

兩磨字皆磨字之誤。曆即歷之段字也。

設以為萬

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

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

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

將軍謂卿也。周禮夏官軍將皆

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為將。通謂之將軍。非攻中篇云晉有六將軍。即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

將軍大夫以朝水經河水。鄭注引竹書紀年云。即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紹服並稱卿大夫為將軍

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

遠當為逮形近而誤。後文云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

下尚賢上篇云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

之眾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與此文例正同。疑

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天子子疑

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

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  
 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祭  
 云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鄭注云薦進也謂在位之  
 人己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傍當為訪之借字二字  
 皆從方得聲古多通用魯問篇云所謂忠臣者上有  
 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臣  
 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與此上下文義並略  
 同可證傍薦之義上篇亦同王云己字義不可通己  
 當為民字之誤也傍者溥也徧也說文有溥也旁與  
 傍通言民有善則眾共薦之若堯典所云師錫也上  
 篇曰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亦民也  
 案此己字可通不必與上篇同義王失檢魯問篇文  
 故不得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義當作乎下長  
 其解尚同乎國而毋有下比之心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  
 君可證而毋有下比之心焉管子小匡篇云公又問  
 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尹注云下與有眾者  
 比而掩上得則賞之萬民間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  
 蓋之

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

溫州不備

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王云己亦民之誤非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旣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其鄉而鄉旣已治

矣王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有而國既已治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有

率其鄉萬民有讀為又下並同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

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

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

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

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

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

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而下

挽國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

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

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

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

溫州不備

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

治哉畢云下舊作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

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

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

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王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

字蓋通貫下文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六

畜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疾菑戾疫漢書食

注云戾惡氣也案戾疫即兼愛下篇之癘疫飄風苦

雨荐臻而至者荐薦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

亦同易坎象水荐至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

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

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誤不今據道以求興天下之害

溫州不周

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齊道藏本作齋潔為酒醴粢

盛畢云本書多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

不敢不蠲潔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猶絜也呂氏犧牲

不敢不脷肥春秋尊師篇云臨飲食必蠲絜也脷又

云奉牲以告曲禮云豚曰脷肥年傳云吾牲牲肥脷又

曰博碩肥脷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珪璧有度若

云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

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倉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

丈八尺純四積是也王制云布帛幅廣狹不中度量

不粥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畢云幾

於市讖俞云畢以幾字屬下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

與獄訟不當并為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

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為期是也

不敢失時幾者不敢失時期也國語周語注日期將

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分財不敢不均居

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

溫州不周

乎其為政長也下云天鬼之所深厚下者萬民有便

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

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

下交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

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

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

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云舊脫此舉事成入守固出誅

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

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

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天下

上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天下

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

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

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作昔者聖

王制為五刑書舜典僞孔傳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以治天下畢云文

此云畫衣冠異章服而逮至有苗之制五刑此即下

民不犯疑此間脫文刑以亂天下俞云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

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畢云當云道之案下支

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畢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

云古書弗與不同否即不字靈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

匪用命命當是令之誦令與靈古似遠王鳴盛云古音

有善義鄭康成注禮解為政令似遠王鳴盛云古音

靈讀若連故轉為練也折為制古字亦通古文論語

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折作制是也段玉裁云靈作

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

同詒讓案僞孔傳云三苗之主頑凶若民習蚩尤之

惡不用善化尺而制以重刑三苗帝堯所誅呂刑及

緇衣孔疏引書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

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

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

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國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

之君惡堯與又誅之堯未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

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禹

温州府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又

鄭緇衣注云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

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

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案鄭書禮二注不同書注與

此合於義為長戰國策魏策吳起云昔者三苗之居

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

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越傳作

左洞庭右彭蠡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據彼云今江

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案古唯作五殺之刑曰法

三苗國當在今湖南湖北境

偽孔傳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畢云孔書殺作

虐孫星衍云虐殺義相同詒讓案呂刑下文云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則劓剕駢則止四刑書堯典孔疏引

今文夏侯等書作臠宮割劓頭鹿刺臠一宮割二劓

三頭鹿刺四亦無五刑以呂刑五刑之辟則此言善

校之惟少大辟蓋即以殺戮駢大辟矣

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

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

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蘇云出書大禹謨詒讓案

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

溫州不刊

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蓋猶辱也惟口  
起辱當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兗命辭義相類術  
說命令音並相近必一書也晉人作偽古文書不悟  
乃以竄入大禹謨疏繆殊甚近儒辯古文書者亦皆  
不知其為說命佚文故為表出之偽孔傳則此言善  
云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則此言善  
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  
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  
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  
罔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王  
運役二字義不可通當依上篇作連收字是以先王  
之設也連收二字正承絲縷罔罔而言

之書相年之道曰畢云相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  
君公否用泰也論語子罕皇疏云泰驕泰也王引之云否非也輕大夫師長  
畢云輕當為卿盧云下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辯  
篇作奉以卿字誤也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  
字通周易集解引易鄭注云辯分也謂分授以職使  
治天均王念孫釋辯為編未搞詳下篇詩大雅節南

溫州不周

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  
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書述  
間據廣雅釋詁訓此辭為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  
使則辭義重複亦不可從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  
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  
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  
淫佚語之轉耳畢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  
云錯讀如舉措不合此與上下文例不合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  
疑當作富貧眾寡疑當作富貧眾寡若此疑戴云為下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反此戴云  
術政以為便譬政與正同畢云譬讀如僻洪云論語  
季氏友便辟馬鄭皆讀僻為譬謂巧為譬論以求容為譬論以求容宗於父兄故舊宗於疑宗以為左右置  
媚義即本此戴云政以為便譬三句當作宗於便譬誤以為正長戴云故舊立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便譬誤  
寫在宗字上以為左右上之立字又誤作政政以為  
三字又誤在句首故不可通便譬謂巧為譬喻見公  
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為便嬖亦通宗讀為  
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為正又誤沾支旁耳案戴

說未  
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是正字術

以皆比周隱匿比周詳前篇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

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

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

國家為民正長王云唯與雖同詒讓案毋語詞詳尚賢中篇曰人可賞吾

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

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

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

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

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

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

而刑罰不沮暴沮暴上亦當有足以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

溫州不周文館

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

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

以尚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以爲正長是

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引據增王云此本通情

故上請爲通者後人旁記情字而寫者遂誤入正文又

情請爲通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顧校同俞云

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王之能

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曰唯能

以尚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云唯而審以尚同爲

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屢言正長遂誤作以

爲正長上下不應矣且既云審以尚同又云以爲正

長一句中兩用字義亦未安上文曰其爲正長者

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

也然則爲正長以入言爲政以事言明爲正長者當

以尚同爲政也若作尚同以爲正長即失其義矣下

篇云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證也案俞

校未上有隱事遺利隱事遺利與節葬下得而利之

溫州不周書院

WENZHOULIBRARY

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

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

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

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

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畢云于舊作

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

使人之吻助己言談說文口部云吻口邊也以上句

下篇云今天下之士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喉舌而利其脣眼也眼與吻字同使人

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

眾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眾則其德音之

所撫循者博矣荀子富國篇云拊循之楊注助之思

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王云謀度上不當有談

字蓋涉上文言談而衍

溫州不備

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眾即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

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即其舉事

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即其即則古通用也今

作即舉其事誤案俞說是也今據乙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

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異物猶言異事韓非子

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曰唯能以尚同為

異物從孤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古書詩書載

來見彼王詩載見敘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

王也畢云一本作聿求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

載見辟王同詩禮儀之文章制度也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

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

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

子之教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詩曰我馬維駱爾雅

不敢變亂天子之教令詩曰我馬維駱爾雅

溫州不周書

WENZHOULIBRARY

釋畜云白馬黑鬣駱六轡沃若毛詩衛風坻傳云沃若猶沃沃然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咨禮義所宜為度又曰我馬維騏魯頌

駟傳云蒼六轡若絲毛傳云言調忍也蘇云若詩作如載馳載驅周

爰咨謀毛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即此語也王云即與則同語猶

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

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

曉文義而妄加之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

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

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

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即誠字案說

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為情中請節葬下篇俞云請

日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是其

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為情故誤刪中字耳尚賢

義中實亦眾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

温州不局公館

WENZHOULIBRARY



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畢云當云此為政之本也俞云若字衍文不可不察上奪

說字此下奪為政二字當據下篇補案畢俞校是也

惟若字實非衍文當若猶言當如尚賢中篇云故當

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兼

愛下篇云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實道而萬

民之大利也非攻下篇云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

之巨害也又云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察

者此也節葬下篇云故當若節喪之為政而不可不

察此者也明鬼下篇云當若鬼神之言不將不可不

尊明也非命下篇云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將不可不

可不强非也皆其證俞以若為衍文失之

尚同下第十三上畢云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

非有

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

為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畢云辟然

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為政得下之情

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為政得

溫州不周書院

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

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据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

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為政也不得下

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

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

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不得下之

情蘇云賞下當脫而不可不察者也俞云而不可當

不可罰字俞校同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

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

為政於天下也而陳壽祺讀為能今案而亦猶以也說詳尚賢下篇下文諸侯可而治其

國家君可而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王云

治其家同則也然胡不則胡不也俞云治字乃始字之誤下文

曰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云是從古之始

溫州不備

為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  
稽古之始為政之說乎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

長也百姓為人  
戴云此人字讀  
如人偶之人  
若苟百姓為人是一

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

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

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薄者有爭  
畢云薄  
舊作薄

一本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  
上天下二字  
疑當作天畢

古文選注引作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  
文選王元  
長三月三

古者同天之義  
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為天子蓋李善所  
改易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並與此同天

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

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

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

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  
之猶  
與也  
卿之宰又

溫州不備文館

WENZHOUI LIBRARY

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

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

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為措將

使助治亂刑政也治下亂字疑衍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

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

為逸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

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

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偽古文說命建邦設

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

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偽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

君臣上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舊本助治天唯辯而使助治天

明者辯讀為徧古徧字多作辯天所以設此卿士帥長

二年左傳曰二三子順天明言所以設此卿士帥長

者唯徧使助治天道也中篇當作維辯使治天均案王

謂下助字衍是也今據剛辯當訓為分王讀為徧尚

未得其義左傳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為天之明道即

王說所本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法于天明開施教

溫州不備

于民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則天之明義並略同僞今  
古文書說命作惟以亂民疑僞孔讀天明為天民今

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

則是上下相賊也賊舊本譌賤今依王校正說詳尚賢中篇蘇云賤當作殘或殘賊二

字各脫其偏傍非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

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之畢云賞舊作毀一本如此若人唯使得

上之賞唯雖字通而辟百姓之毀辟避字亦同後文辟避錯出是以為

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為暴將罰之

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譽是以為暴者必

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

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然舊本

本捩此六字王云此何故以然是問詞則義不同也是

答詞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又是問詞舊  
脫中六字則上下文皆不可通矣今據上文補案王校是也今從之則欲同一天下之

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

家君發憲布令其家王云賞字義不可通賞當為嘗

而誤使家君三字則涉下文使家君而衍既言用家

君則不得又言使家君胡不嘗試用家君發憲布令

其家作一句讀案王校是矣然下文說國君發憲布

令則云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君說

天子發憲布令則云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

同於天子則此文疑亦當云胡不嘗使家人總其身

之義以尚同於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前後

文例乃相應蓋今本胡不嘗使家君發憲布令其家

君二字非衍文也發憲猶言布憲憲者法也非命曰

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曰

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

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眾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

畢云徧舊作禍一本如此

溫州不周

善言之畢云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

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家既已

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為家數也甚多國

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

之詒讓案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則

此不當作天下明矣今據正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

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

一本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為發憲布令於國之眾脫此字

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

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

眾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

也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  
 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  
 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  
 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  
 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  
 是其國畢云舊脫其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

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  
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  
衍文上文云天子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  
君下文云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  
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選亦總也  
詩猗嗟篇舞則選今毛傳訓選為齊選其國之義猶  
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天  
撰然齊等撰與選通戴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剛天  
 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曰若見愛利天下者

溫州不...



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

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眾聞則譽之

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

且罰之畢云且一眾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

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

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

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

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畢云一本無而天下既已治

畢云既一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舊本天

天子俞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

同於天義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

之為說也蘇云用當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之天子

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上同王改尚用云舊本用

溫州不刊

WENZHOULIBRARY

蘇云當用上用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

王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小用之家君可而

治其家矣王引之云小用之當作下用之與尚用之

文今本下用作小用者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窅小

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爾雅云窅聞也猶

窅不窅也橫充塞也孔子問居以橫於天下鄭注橫

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以

小居大則窅以大入小則塞唯此尚同之道則大用

之治天下而不窅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

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窅內諸尋常之室而

不塞又云廣雅曰窅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

不窅杜注曰窅高注云窅不窅密也若道之謂也

音篇不倉則窅高注云窅不窅密也若道之謂也  
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此邪其字衍  
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

溫州不備

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

書敘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

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皆作大僞孔傳云大會以誓眾則作大是

曰小人見姦巧

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在聲云

發謂發覺也鈞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匿

此言見淫

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

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

王云差論皆擇也爾雅曰

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

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當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非

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外為之人

字疑誤助之視

聽者眾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

光譽令聞先人發之

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

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

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問問與聞字通禮記孔子聞

居鄭注云令善也

言以名德善聞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

語焉曰一目之視也畢云舊脫之不若二目之視也

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疑二目之視視當作

視二耳之聽聽當作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

畢云舊脫之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

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此與中

義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畢云

文當有之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

聖王為聰耳明目與王云唯亦與雖同案豈能一視

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

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

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詩無將大車鄭何也其

溫州圖書館

WENZHOULIBRARY

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

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必疾或當云不疾

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今據道藏本

正蘇云政當作敬非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

後為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唯畢本作雖云舊作唯

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

亦通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

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王云情即誠字言誠將

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

子中實將欲為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

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誠不知凡墨子書

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知凡墨子書

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此皆古書誠情通用之證

溫州不周公館

WENZHOULIBRARY

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欲  
請即情字或作中實欲請實也其義並同求為上士  
士上舊本無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  
字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  
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  
舊本作而不察畢  
云當云不可不察  
王亦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  
畢云當云  
治之要也

嘉王景義校  
校語  
續出

溫州不周書館

WENZHOU LIBRARY

丁

進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首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